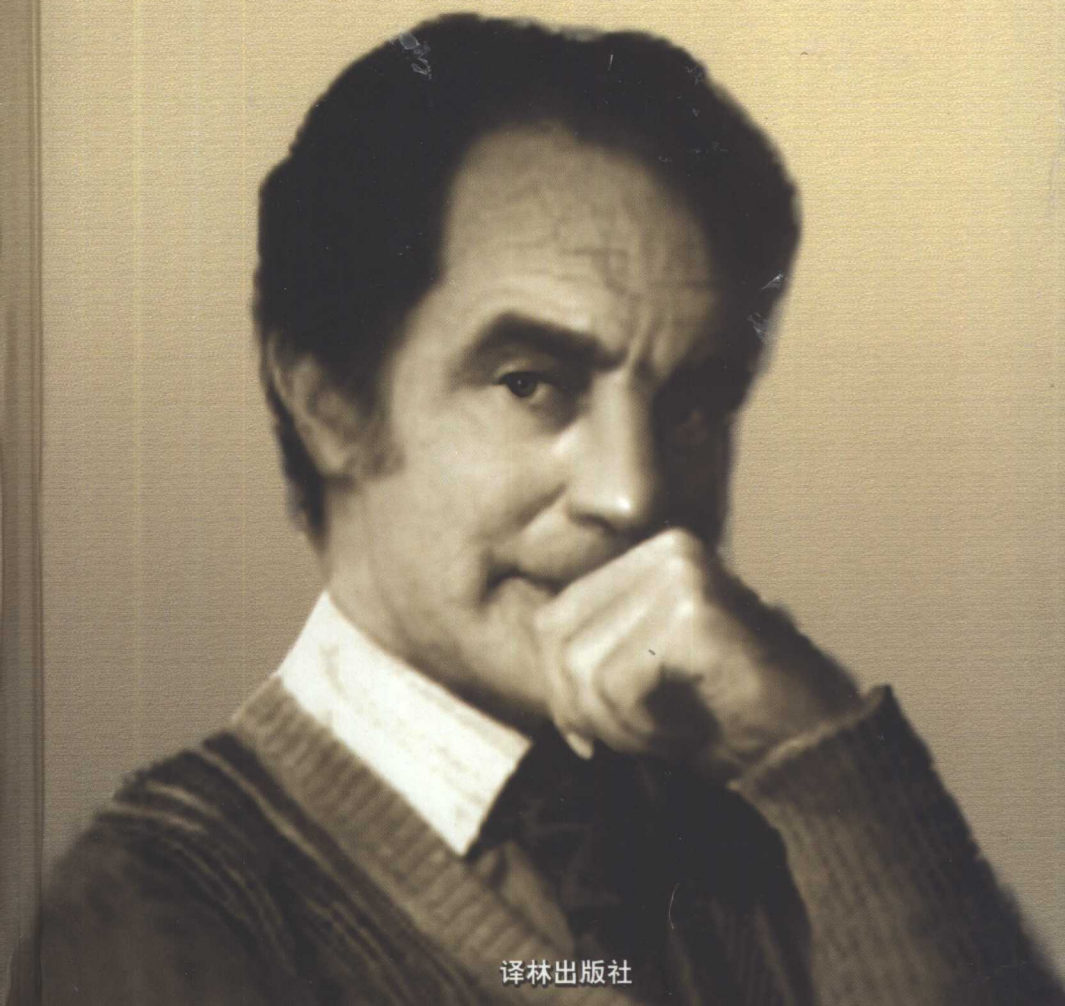


Italo Calvino

卡尔维诺文集

【意大利】卡尔维诺 著 吕同六 张洁 主编

意大利童话（上）



译林出版社

Italo Calvino

卡尔维诺文集

【意大利】卡尔维诺 著 吕同六 张洁 主编

意大利童话(上)
(第一则至第一百则)

Ringraziamento al Ministero italiano
degli affari esteri per il gentile contributo
感谢意大利外交部对本丛书的资助

Italo Calvino

卡尔维诺文集

【意大利】卡尔维诺 著 吕同六 张洁 主编

意大利童话(下)

(第一百零一则至第二百零则)

Ringraziamento al Ministero italiano
degli affari esteri per il gentile contributo
感谢意大利外交部对本丛书的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尔维诺文集:意大利童话/(意)卡尔维诺(Calvino, I.)
著;吕同六,张洁主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
ISBN 7-80657-276-7

I.卡… II.①卡… ②吕… ③张…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
意大利-现代 IV.I54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743 号

Fiabe italiane

Copyright © 1956 by Italo Calvino; 1990 by Palomar S. r. l.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ylie Agency (UK)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156号

书 名 卡尔维诺文集:意大利童话
作 者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主 编 吕同六 张 洁
责任编辑 陆元昶
原文出版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 p. A. , Milano, Italia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 - m a i l yilin@public1. ptt. js. cn
U R L http:// www. yilin. 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2.25
插 页 8
字 数 792 千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76-7/I·239
定 价 (精装本上、下册)4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值此伊塔洛·卡尔维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出色地译成中文并由译林出版社付梓出版之际，我有机会来推荐这套文集，感到分外的高兴。确实，卡尔维诺以他明快、清晰的散文，成为二次大战后意大利文学无法磨灭的标志。

他的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方式，是异常繁富和多姿多彩的，它们常常借助怪诞的艺术和苦涩的讽刺，表现和揭露当今社会的弊端，文集的读者将对此获得直接的体验。

卡尔维诺曾经是一名游击队战士，是一位富于战斗精神和使命感的作家。他在自己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里，表达了一种关于普通生活的极其高雅的道德观念，同时向意大利公众揭示了“童话”和“荒诞”的率真的魅力。只要读一读“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就足以使我们重新返回童年时代的幻想王国，同时被这些作品所蕴含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启示所折服。

在《意大利童话》中，卡尔维诺则对意大利不同地区的古老的方言童话进行改编，从而使它们得以在集体记忆中存留下来。

这套文集收入的其他作品，每每通过讥讽的喜剧性和奇妙的想像力，对当今世界的祸害，从放纵的个人主义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明确地予以抨击。

我敬对吕同六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他是这套系统地介绍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文集的主持者，我也对他的合作者表示感谢，他

们使中国公众得以认识当代最具独创性的意大利作家之一卡尔维诺。

我深信,这套文集将有助于增强中国朋友对意大利文化的兴趣,加深对意大利文化的了解;而意大利文化,如同中国文化一样,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

白龙义



序 言

有缘再次在吕同六教授的帮助下,对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作品,做一次比较系统的观摩。

通过各位意大利文学研究者和专家的翻译、评介,相信读者像我一样,对卡尔维诺在意大利文学史上的地位、风格,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当我阅读卡尔维诺这些作品的时候,便不由得想起一个人,他就是意大利已故的著名服装设计师范思哲。这并不是说小说家卡尔维诺和服装设计师范思哲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是当我阅读卡尔维诺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范思哲先生。

同时我也想到了将要开始的,一种以电脑代替人脑,进行写作的方式。

如果说范思哲在某些方面颠覆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以及对颜色的感觉,那么卡尔维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做了一个颠覆。把文学从“手工业作坊”里押了出来,把文学从一种“手工操作”,变成“机械化生产”。尽管他的故事、结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但内中确有一个公式。只要能破译这个公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相信很多作家,对创作谈之类的东西,很难就范。而在卡尔维诺,不要说创作谈,就连操作的精密之处,或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也能通过他的公式解析出来。

很奇怪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同时进入中国的卡尔维诺,为

什么没有在中国赢得一大批追随者，不然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二三十年前，就能形成气候。可能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很赞成卡尔维诺时间“零”的理论，一语道出创作的一个精髓。

在阐发他时间“零”这一观念的《寒冬夜行人》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几个绝对出色的故事，但在故事与故事间的“轴承”部位，却与时间“零”的理论，失控相悖。致使这一“轴承”部位，运转得相当不灵活。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卡尔维诺时间“零”的理论失败，我相信在创作过程中，信马由缰，作家不能控制自己叙述的时刻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在那种时刻，颠覆被再次颠覆。

所以，有多少关于创作的理论，也就有多少、甚至更多，不能严守规范的作家。

张 洁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现实中的童话,童话中的现实

——《卡尔维诺文集》序

在二次大战后的意大利文学史上,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无疑是一个富于魅力的名字,是一种雄奇浩大、独具风姿的文学现象。

卡尔维诺一生笔耕几近四十载,在创作(著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童话集、文艺评论等二十二部)和编辑(历任权威的文学杂志《梅那波》、《工艺》主编和多家出版社的文学顾问)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令闻广誉的成就。他对文学始终不渝地怀着一腔苦恋似的情愫,把他对人生和现实的执著信念,饱含痛楚的哲理思索,倾注于文学。他的每一部作品风格迥异,但无不闪耀着对艺术异常严肃而又无比大胆的探求精神的奇妙之光。

这,使得卡尔维诺在战后思潮迭起、流派纷呈的文坛上,始终卓然而立。

一 独辟蹊径,叩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卡尔维诺在文坛的头一次亮相,是在战后初期意大利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九四七年,推出他的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路》。

当时,卡尔维诺年方二十四岁,但历史的车轮已经在这名青年

的人生旅程上辗出了深深的辙印。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卡尔维诺出生在古巴哈瓦那附近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植物学家。两岁时，他随父母亲迁回意大利，生活在美丽的海滨小城圣莱莫。他自幼在科学氛围浓郁和充满对大自然的爱的环境中成长，后来考上了都灵大学农学系。然而，他却偏偏爱上了文学。

德国纳粹的入侵打破了他一心当文学家的梦想。他投笔从戎，和弟弟一起加入了“加里波第纵队”，投入反法西斯武装斗争。抵抗运动迎来胜利的时候，他告别了战场，重返高等学府，直接入都灵大学文学系攻读，去寻觅与实现他失落的梦想。他矻矻终日，有志竟成。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提前修完了文学系的全部课程，完成了一篇论康拉德的出色的毕业论文，而且献出了他的《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一鸣惊人，叩开了文学殿堂的大门，从此跻身于意大利优秀小说家的行列。

“我的创作是从写战争和人民的的生活起步的。”卡尔维诺这么说。《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就是一部描写作家亲身经历的抵抗运动的小说。然而，这部小说跟当时盛行的同一题材的新现实主义小说比较，却大相径庭。读者如果希冀看到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英雄人物的形象，可能会感到失望。因此一些批评家把它视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是很勉强的。意大利学者古利埃米诺就指出：“乍一看来，卡尔维诺的处女作无论就题材（游击队的斗争）而言，还是就发表的时间而言，都理应属于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范畴；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把《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列为新现实主义小说，是非常不适宜的。”^①

人们熟悉的反映抵抗运动的小说，大抵都是叙述从事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人物的业绩。但卡尔维诺笔下的游击队，是一支由

^① 古利埃米诺编《二十世纪文学导论》，米兰，普林奇帕托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318页。

流浪汉、兵痞、小偷、投机倒把贩子为基本成员的队伍。他们思想觉悟不高、纪律松懈，酗酒、调情时有发生。名叫皮恩的小说主人公，原先是一个在邪恶中生活，被邪恶腐蚀并因而早熟的少年。他的姐姐是向德寇卖笑的妓女，皮恩干的就是给姐姐拉皮条的营生。当一名德国水兵跟他的姐姐寻欢作乐的时候，他乘机窃得水兵的手枪，如获至宝，把它藏匿在一个蜘蛛筑巢的地方，投奔了游击队。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皮恩和游击队里的大多数同伴属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大凡人的各种动物性的原始本能，在他们的身上统统得到表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卡尔维诺就是通过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的被邪恶腐蚀的少年皮恩的感受、困惑和成熟，来写抵抗运动的。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熔铸了卡尔维诺独特的历史观和审美观。

皮恩和游击队员们身上不乏种种放浪形骸的恶习，但他们毕竟不是堕落的一群。他们以各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方式，参加了游击队。抵抗运动的风暴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历史的进程。他们在这场斗争中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和锤炼。他们就像但丁《神曲》“炼狱篇”中描写的那些犯有各种罪过、但可以得到宽恕的灵魂，正在接受“炼狱之火”的洗礼，荡涤邪恶，认识自我，艰难地，却又一步一步地走向善良，走向光明。他们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行动。然而，历史，既是由一些惊天动地的、伟大的英雄行为所构成，也是由一些平平淡淡的、渺小的行为所构成。皮恩和他的同伴们正接受着抵抗运动的洗礼，也许明天就会牺牲，但他们在牺牲之前所做的一切，他们的死亡本身，都属于历史，都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将对明天的历史发生影响。

历史，对于皮恩来说，不是遥远的、神圣的、高不可攀的理想；历史，对于他是具体的、亲切的。历史还跟他那支从德国鬼子那里

偷来的手枪联系在一起。手枪于他是向德国侵略者报复的武器，是弱者向强者抗争的手段。历史也跟他深深热爱的美丽的大自然，跟那个宁静的、浪漫的、神秘的蛛巢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条“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具有深邃的象征意蕴，它是皮恩向命运挑战，通向生命的希望与理想的道路的标志，是他逐渐成熟，走上了通向历史的未来的道路，走上了获得人性的道路的标志。

小说问世十五年后，卡尔维诺仿佛为了对某些评论家的非议进行答辩，在该书一九六四年版的序言中写道：他没有着意去写抵抗运动的优秀代表，回避表现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因为他需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对抵抗运动的诋毁，又反对把抵抗运动神圣化^①。在他看来，塑造抵抗运动英雄形象的小说，已经为数不少，例如尽人皆知的《安妮丝之死》等等。倒是还没有成为英雄人物，而正在作出努力的那些人，不应当被忽略，值得我们去描写。为了论证自己的看法，卡尔维诺还提到，早在二三十年代，某些苏联作家在写战争或革命题材的小说中，就已显露了类似的特点。卡达耶夫在《雾海孤帆》中，依照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样子，如实地而不是拔高地，去展示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的工人斗争。巴别尔在《骑兵队》中，则借助精细的心理分析，客观地揭示了斗争双方的残忍。

显然，卡尔维诺有意识地突破了一般写抵抗运动小说的题材套路，而另辟蹊径，着力去写非英雄人物。他力图避免和克服某些反映抵抗运动的作品所遵循的一维次序和线型因果，它们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常常有简单化、单纯化的毛病。这些非英雄人物，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不同于使徒行传式的正面人物。他们不好亦不坏；在他们身上，既有着善良，又有着邪恶，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但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地认识了自己，不断地寻找着被

①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序》，埃依纳乌迪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13页。

扭曲的人性。皮恩在狱中认识游击队员“红狼”，和他一起越狱潜逃的经历；政委吉姆对皮恩的启迪，使他混沌的思想意识深层萌发了朦胧的曙光。他们正在作出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明天可能成为英雄人物。因此，描绘出成功的非英雄人物，也就从一个方面写出了抵抗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描绘出有血有肉的非英雄人物，也同描绘出了可亲可信的英雄人物一样，可以传达出时代的信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历史前进的轨迹来。

这样，作家以抵抗运动为背景和契机，令人信服地展示出另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大搏斗，抵抗运动的大熔炉锻造着的新灵魂。卡尔维诺以别一种艺术方式，引导读者从人物遭际的体验，进入对个体的命运和人的价值的领悟，从现实的形象的感受，升华为对历史的形而上的思辨，或者说，在历史之光的观照下，对社会现实进行哲理的求索。当代意大利作家、诗人帕维塞称赞《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是描写抵抗运动的最佳之作，恐怕就是这个缘故。

《通向蜘蛛巢的小路》是写游击队的小说，但作者几乎没有写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场面；相反，书中却弥漫着一种抒情的、童话式的氛围。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是通过少年的感受来展现的，那些充满惊险性的事件，那些涂抹上童话色彩的日常生活，那条跟童话里的世界相近的通向蜘蛛巢的小路，还有那些几乎都以童话里的人物命名的主人公，简直构建了一个民间故事的世界。少年的名字皮恩(Pin)，实际是著名童话小说《木偶奇遇记》的主人公皮诺曹(Pinocchio)名字的简化。政委吉姆跟吉卜林小说《吉姆》的主人公同名。其他人物的名字也充满象征的意蕴，如“红狼”、“长颈鹿”、“左撇子”。不妨再指出一个颇富意味的细节。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中，有一支手枪贯穿故事的始终。著名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普罗普在对大量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童话中，武器，无不是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

来予以描绘的^①。皮恩的这支手枪，正是蒙受人性扭曲和精神失落的主人公，不惜冒着风险，去向敌人抗争，向命运搏斗，实现超越自我的信物，是皮恩精神力量的象征。这支手枪不曾发射一粒子弹，而只是被静静地埋在蜘蛛巢中；它晕染上了人物心灵感情的色彩，童话的色彩。

四十年代，尤其是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一九五八年，他把这些作品结集为《短篇小说》出版。全书共四卷。第一卷《艰难的幻想》，收入早期的短篇集《乌鸦最后飞来》（1949）和《马科瓦尔多》（1952）中的多数作品，计三十二篇；第二卷《艰难的回忆》，收入《马科瓦尔多》中的另外五篇和短篇集《走进战争》（1954）中的三篇；第三卷《艰难的爱情》，收入八个短篇；第四卷《艰难的生活》，收入三个大短篇，或者说三部中篇小说：《阿根廷蚂蚁》、《地产投机》和《烟云》。

这些短篇小说反映出卡尔维诺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的不同侧面，勾画出了他的前期创作的发展与流变。

《乌鸦最后飞来》、《走进战争》这两部集子收的，大体上都是以战争和贫穷为主题的写实小说，作家以平实但又隐含幽默的语言，描写农民同入侵的德国纳粹士兵的抗争和心态（《牲畜林》、《贝维拉河谷的粮荒》）；或者以夸张、俏皮的笔触，表现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把几名混入糕点店的窃贼并不那么真实可信的行为与心理，刻画得令人忍俊不禁，但滑稽中让人更多地体味到凄惨与悲凉（《糕点店的盗窃案》）；或者叙述普通人生活中遭遇的误会，现实主义的底色，抹上了浓重的幻觉、奇异的色彩，在传达现代人的心态时，显露了作家日后创作中的艺术特征（《弄错了的车站》）。

在《马科瓦尔多》中，卡尔维诺第一次采用单元组合式的叙事

^① 普罗普，《童话的起源》。转引自博努拉，《卡尔维诺》，米兰，穆尔西齐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49页。

结构。主人公一家人背井离乡，从农村来到大都市打工。他们无法适应大都市的生活，但对城市的季节变化非常敏感。全书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的顺序，每一个季节讲述他们的一个故事；五年的四季变换，把二十则故事串连了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卡尔维诺借助这种独特的框架结构，透过主人公的视点和感受，来描写流落城市的乡下人辛酸而无奈的遭际，飘散着缕缕苦涩和幽怨。这种单元组合式的结构，成为卡尔维诺日后偏爱的一种小说结构形态。

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八年分别首次发表的《阿根廷蚂蚁》和《烟云》，是卡尔维诺中短篇小说中的两部重要作品。

一个失业者的家庭，遭到众多蚂蚁的入侵，居室沦为蚂蚁横行无忌的天下，猖狂的蚂蚁甚至爬进了他们孩子的耳朵。他们原以为迁入新居，会开始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料竟让蚂蚁毁灭了他们的梦想。小镇上，家家户户饱受蚂蚁的祸害，不得安宁，但又束手无策。而承担灭蚁重任的政府机构，竟然是蚂蚁的大本营！

在《阿根廷蚂蚁》里，小小的蚂蚁，不管是当今社会巨大的灾难与痛苦的象征。弱者无力抗争，他们要么逃难，另谋生路，要么苟且偷安，忍辱生存，幸福于他们永远难以企及。小说中寓意性与写实性互相渗透、交错，超现实风格赫然凸现。

《烟云》的主人公在出版环保刊物《净化》的机构工作。这家机构的使命乃是治理环境污染，但他很快明白，这机构只热中于向外界炫耀它弄虚作假的成绩，暗地里却在私利的驱动下，让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从而制造更严重的污染。治理污染，只不过是一场贼喊捉贼的游戏，是当权者愚弄善良的人们的骗局。卡尔维诺饱含忧患意识，透彻地展现了利润主宰一切的现代社会里人的生存状态；在这社会里，小人物们时时受着各种无所不在的、不可捉摸的，但又明确无误的力量（例如烟云）的可怕的压迫。

《短篇小说》四卷,表达了卡尔维诺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始终不渝的、另辟蹊径的追求,它意味着,卡尔维诺作品中写实的成分逐渐淡出,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呼之欲出。

二 童话小说,刻画被异化的现代人的灵魂

卡尔维诺对童话怀有特殊的兴趣,并有着深湛的研究。他殚思竭虑完成了一部皇皇巨著《意大利童话》(1956)。他花费近三年的时间,潜心探讨百余年来意大利童话研究的成果,发掘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意大利口头文学,搜集零散地流布于各个地区的口口相传的方言民间故事,对它们进行整理和筛选,译成意大利语,对一些故事中的疏漏和明显粗略的部分,予以必要的增补,少数故事则予以改写。

不过,卡尔维诺始终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这些民间口头故事本身的风貌,保持它们的完整性。因此,阅读这些童话故事,读者犹如聆听民间艺人娓娓动听的叙述,能够真切地体味这些童话鲜活灵动、清新扑鼻的语言风格,朴实无华、奇异别致的审美情趣,领略不同地区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于是,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成为再现意大利“民族记忆”的深厚积淀的不可多得的作品。

卡尔维诺在编纂《意大利童话》时,自许为“意大利的格林”。但对比《格林童话》和《意大利童话》之后,不难认定,卡尔维诺更接近民间文学的本真面貌,《意大利童话》具有更高的文化欣赏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它是矗立在世界民间文学史上的一座奇妙的高峰。

卡尔维诺钟爱童话这一艺术形式,熟稔童话的特征、手法,自然也偏爱在小说中运用童话的手法来写现实的人和事。这一倾向在《通向蜘蛛巢的小路》中初显端倪,而“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则是

这一倾向占主导地位的标志。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由《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不存在的骑士》(1959)三部小说组成。

三部曲没有一个共同的人物或共同的情节脉络来把它们连贯；但共同的思想内涵，共同的艺术探索，把它们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这三部小说都采用童话的手法，来表现当代社会里的人被摧残，苦苦追求自身的完整性的遭际。

小说描叙的故事都发生在远离我们的岁月。

十七世纪末，奥地利皇帝统率基督教大军讨伐土耳其异教军。风华正茂的梅达尔多子爵参军来到前线。不幸，他在第一次战斗中，便被敌方的炮火击中，一颗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把他从头到脚炸裂成整整齐齐的两半。子爵从此分裂成了两个半片的人。右边的半片，是邪恶的子爵；左边的半片，是善良的子爵。邪恶的子爵返回故乡，以疯狂的残忍，干着种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无巧不成书，善良的子爵随后也重返家园，他的行为同邪恶的子爵截然对立。他处处行善积德，救济贫困，为村民排忧解难。说来有趣，两个半片的子爵同时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牧羊姑娘帕梅拉。于是，一场决斗不可避免了。他们在格斗中互相劈开了对方原先的伤口，顿时，鲜血喷涌。抢救的医生把他们缝合。这样，善良的子爵与邪恶的子爵的血肉又粘连成一体，当子爵从昏迷中醒来时，他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乍一看来，卡尔维诺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触及善与恶的对立这个文学创作中古老而又古老的命题。但是卡尔维诺摒弃了俗见的颂扬美德、谴责邪恶的程式。邪恶的子爵做出种种反常的、疯狂的行动，但是，卡尔维诺并不把它们视为纯粹的恶的表现，而予以谴责。他的旨趣在于，借助这些看似失去理性的恶行败德，来表现人的自我遭到肢解、分裂，丧失完整性以后的愤怒的挣扎，绝望的反抗，表现现代人生命异化时惨烈的痛楚。同样，善良的子爵行